

第 15 卷



王蒙文集



第 15 卷

微型小说 翻译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微 型 小 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脚的问候 | (3) |
| 南京板鸭 | (6) |
| 赛跑与摔跤 | (9) |
| 抢位子与空位子 | (11) |
| 不准倒垃圾 | (12) |
| 请务必鼓掌 | (13) |
| 谁的乒乓球打得好 | (14) |
| 吃臭豆腐者的自我辩护 | (16) |
| 小小小小小 | (17) |
| 互助 | (18) |
| 越说越对 | (19) |
| 牢骚满腹 | (21) |
| 不如酸辣汤 | (22) |
| 青蛙的痢疾 | (23) |
| 煮鸡蛋和广播操 | (25) |
| 龙舍里的千里马 | (27) |
| 我们是同类 | (28) |
| 她本来长得不丑 | (2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常胜的歌手 | (31) |
| 鸭的喜剧 | (32) |
| 变成天鹅之后 | (33) |
| 失恋的乌鸦二姐 | (34) |
| 听来的故事一抄 | (36) |
| 扯皮处的解散 | (37) |
| 雄辩症 | (39) |
| 维护团结的人 | (40) |
| 食欲问题 | (41) |
| 笋波 | (42) |
| 在白椒鸡旁 | (45) |
| 爽流 | (48) |
| 只有两家 | (50) |
| 壁虎与爱情 | (52) |
| 果汁 | (55) |
| 饭前 | (57) |
| 欲读斋志异(8则) | (59) |
| 成语新编(12则) | (76) |
| 老王系列(441则) | (97) |

翻 译 小 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奔腾在伊犁河上 | 马合木提·买合买提(维吾尔族)原著(415) |
| 自我矫治 | 约翰·契佛[美国]原著(421) |
| 恋歌 | 约翰·契佛[美国]原著(432) |
| 天鹅 | 詹·傅瑞姆[新西兰]原著(448) |
| 天地之间 | 帕·格里斯[新西兰]原著(455) |
| 白雪公主 | 伊恩·夏普[新西兰]原著(460) |
| 天赐马 | 伊恩·夏普[新西兰]原著(462) |

- 简明三联画…………… 弗朗西斯·庞德〔新西兰〕原著(464)
八角形…………… 弗朗西斯·庞德〔新西兰〕原著(466)
费伯镇…………… 詹尼弗·康普顿〔新西兰〕原著(468)
七年…………… 爱德维琪·丹尼凯特〔美国〕原著(476)

微 型 小 说

脚的问候

饭后,语言学院的几个教师凑在一起闲聊,话题不知怎么的集中到各民族的不同的见面礼节上来了。大家谈到汉族的作揖、万福,满族的打千、请安,维吾尔族的抚胸、叉手,日本、朝鲜的九十度鞠躬,十八世纪欧洲贵妇人的屈膝礼,还有各国的军礼,最后归结到握手——这已经成为国际最通行的礼节了。

“你们知道用脚来问好的么?”东语系波斯语讲师、素有“老夫子”之称的郝世路说道。

什么?用脚问好?他的这一句话使大家一怔。这是哪个国家、哪个民族的礼节呢?伊朗、中东、西亚,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习惯,即使是南美的足球队员,他们的脚是那样发达和灵活,也不能一见面就互相踢两脚啊……

“胡扯!”一位女老师说。她是一个很有风度的、有点骄气和娇气的女性,说话也就有权随便一些。

“就是胡说!”随着她的话,大家七嘴八舌,你唱我和,把“老夫子”奚落了一顿。

但是郝世路很认真。等嘲笑的声音平息了,他用低沉的嗓音讲了下面的故事。

在那考验的日子,呼啦一下,一个早上我们全被“揪”了出来。牛鬼蛇神、洋奴、残渣余孽、寄生虫、砸烂狗头、反动透顶、十恶不赦、

丑恶面目……霎时间各种名词像雨点一样地浇来。作为搞语言的，我曾为我们祖国的语言中有那么多美好的、崇高的字眼儿而心醉、而赞叹，如今我才知道，汉语中原来还有那么多过去很少使用的凶恶的词汇。这些词儿的每一个，都能像利刃一样地穿透我的心胸，而我面对的是几十把这样的利刃。

我被关进了牛棚，被游斗……不过这并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，我听说我们的系总支书记侯瑞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。

老侯，一九三二年的党员，腰里有两粒子弹。他每天自学外语到深夜，虽然他的发音实在糟糕，但是他的朗读的声音我最爱听。他曾经亲自给学生宿舍修理门窗……他是我无比信赖和尊敬的党的工作者。如今，他被揪、被斗、被拳打脚踢，用的竟也是党的名义。

我决定自杀。我可以忍受侮辱和折磨，却不能忍受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遭受践踏。这使我失去了希望。

决定自杀后，我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，血液也停止了循环。这时，全院开批斗大会，高台上站满了挨斗的人。我被按捺着，做出那个时髦的姿势，我既不感到头皮和脖子疼痛，也听不见轰轰轰的声音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右腿肚子被轻轻地一击，又一击，又一击，不像无意识的碰撞——它很有节奏，更不像动武——它那么温和。难道是幻觉？不，它继续轻柔地传达到我的对一切强刺激都木然无觉的中枢神经。

我睁开了眼睛。由于是低着头，目光只能从裤腿缝隙中向后看去，我看到了一条穿着褪了色的旧军裤的腿在轻踢着我的右腿。

是他！

我猛地一转头，恰恰赶上他也猛地一抬头，然后，我们飞快地恢复了“低头认罪”的姿势。没有人注意我们，我们的目光已经交换过了。

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，原来他在挨斗的时候还在关怀着我。

他正好站在我的后面,他的头、臂、腰都被扭曲,于是,他用脚的敲击传达他的鼓励和安慰。

党存在着!党活动着!她被侮辱、被扭曲、被冒名顶替,然而,她没有屈服,没有被埋葬。她工作着,团结着,教育着知识分子……

我也提起了脚,轻轻地向后踢去。我的脚后跟触到了侯书记的腿……整个大会过程中,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互相问候着、“谈”着心。

当然,我没自杀。我活着,看到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覆亡,看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决定性的胜利。

郝世路讲完了,大家沉默着。女老师流下了泪。无声中大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:没有什么礼节比这次脚的问候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了。

1978年

南京板鸭

老妈妈在择豆芽菜，心思却在那只南京板鸭上。孩子的舅舅带来了一只上好的南京板鸭。故乡的美味引起了回忆、乡愁，更引起了唾液和胃液的大量分泌。同时，也出了一个难题：怎样把它吃下去？

说的不是烹调和食用方法，而是如何选择一个隆重的时刻、隆重的场合隆重地享用板鸭。

请几个客人吧，儿子媳妇偏偏和友人们没有这种吃喝来往。娘儿仨自己吃掉，未免太轻率，做好了送一部分给邻居，又舍不得。

对，儿子和媳妇结婚已经四个月了。说不定再有半年就能抱上孙子，等孙儿过满月的时候，我们吃南京板鸭……幸福的想象使老妈妈乐得睁不开眼。

且慢！孙子在哪里呢？没有一点消息，又不好去问。现在搞什么“计划”，如果他们的计划是在三年——五年以后……吹了。

咚咚咚咚咚……

一阵急促的、异乎寻常的紧张的脚步声打断了老妈妈的甜蜜的胡思乱想。这脚步声的频率超出了人类所可能达到的，听了使人毛骨悚然。

咚咚咚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从一层楼跑到六层楼来了。砰的一声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个神色仓皇、个子不高的清瘦女人，她立刻拉紧了门，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是坏人，救救我……”径直向里间屋——儿子和媳妇的寝室跑去了。

什么人？疯子、强盗、鬼魂？都不像。

老妈妈盛豆芽的筐箩翻掉了，豆芽撒了一地。她也簌簌发抖。

幸好，媳妇回来了。媳妇是拔丝厂的工人，工厂就在这幢居民楼斜对门，老妈妈前言不搭后语地叙述了家中发生的事情。

媳妇是治保组长、女子篮球队的队长，她才不信邪呢。她顺手抄起一根擀面杖，推门进了里屋。

不速之客已经上了床，钻到被子里，连头都蒙上了，只露出了一绺头发，还是黑油油的。女性的同情心使媳妇放下了擀面杖。再说，坏人钻被窝干什么呢？多半是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，但她仍然警惕地叉开两腿，站在离床一米远的地方，厉声喝道：“出来！什么人？”

那女人伸出了头，憔悴的长脸，眼睛虽大却毫无神采，疲惫、惊恐，使她像一个老妇了。她说：“请相信，我不是坏人。我叫文美君，电影厂的编剧。有几个坏家伙要把我押到××去，他们打我，侮辱我，我受不了。我趁他们不注意跑掉了。如果你们能保护我几个小时，他们就会走的。到夜晚，我上火车去北京，到那里我要控告他们……”

女人的声音善良而且文雅，她那副瘦弱的样子倒也不像歹徒，文美君的名字似曾相识。这时，传来了楼下的一片嘶喊，还有敲锣声。

媳妇推开了楼窗，只听有人喊道：“抓黑线人物喽！抓大毒草的作者喽！抓逃跑的牛鬼蛇神文美君喽！”

“喂！”媳妇喊道：“你们要抓的是个什么罪犯呀？”

“文美君！是毒草电影《草儿青青》的作者，她是黑线上的！”传来嘶哑的回答，“你们怎么，看见她了么，三十多岁，女的，瘦子……”

“我们？”媳妇重复一句。《草儿青青》这四个字，使媳妇惊呆了，一片光辉照亮了她的眼睛和心。恋爱的时候，她和他一共看过三遍《草儿青青》，她会唱里面的全部插曲。她和他和电影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，笑在一起，流泪在一起。《草儿青青》，这是她的爱情、她的青春、她的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的象征。难道，它就是这个其貌不扬

的、蓬首垢面的女人创作的？

她的目光碰到了不速之客的目光。客人面如死灰的脸上，刹那间昙花一现地显出了一个骄傲的、喜悦的笑容。

“喂，你们看到她了没有啊？”底下的哑嗓子不耐烦了。

“我们要看见，就捆上给你们送去！”媳妇冠冕堂皇地大声喊着，把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这时儿子也回来了。他很冷静，很从容。听完叙述以后，他走向旧书架子，翻出一本《大众电影》。

“就是它！上面有我！”文美君抢着说。她光着脚从床上下来，从这家的男主人手里夺过《大众电影》，翻出一幅彩色插页，上方是周总理接见《草儿青青》摄制组的照片。

“这就是我！”她指着照片上一个很潇洒的、相当年轻的女人说。儿子和媳妇凑了过去，果然，尽管照片上的人要漂亮得多，但显然，她们是一个人。

文美君容光焕发了，儿子、媳妇和老妈妈也容光焕发了。这是党的光，青春的光，艺术的光。霎时间，整个屋子被这光辉照亮了。

“真是难得的贵客啊，平时请也请不来啊……”儿子尊敬地说。

“您的电影写得太好了，希望您多写这样的电影！”媳妇兴奋地拥抱了客人一下。

“我也看过您的电影，老太太们也爱看……”老妈妈慈祥地说，她抚摸着文美君的头发。

“谢谢……”泪花在女作家的眼眶里闪烁。

“抓黑线人物喽……”喊声渐渐远去，消失了。

“妈妈，您好好做一顿饭吧，我去买酒！”儿子大声说，笑声震动着天花板。

妈妈最懂得孩子的心意，她挽起袖子，笑嘻嘻地向着挂着南京板鸭的贮藏室走去了。

赛跑与摔跤

话说某年某月，A地与B地都开展起来了赛跑运动。

A地跑得最快的人叫做A甲，屡得冠军，人们议论纷纷。盖人皆好胜，活着才有意思，A乙、A丙、A丁等运动员，对A甲甚不服气，于是都加紧了锻炼，提高了跑速。

A甲见此情况不敢怠慢，放弃了休假，推迟了婚期，为保持冠军荣誉而咬牙流汗。结果A甲、A乙、A丙、A丁等数位运动员，你争我赶，各不相让，愈跑愈快。

风气所及，A地的老人小孩，以至瞎子跛子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练起跑步、竞走来了，一个个龙腾虎跃，甚见精神。

B地跑得最快的是B甲，同样，B乙、B丙、B丁等甚不服气，赛了几次，都赶不上B甲。

B乙心生一计，他不去练跑（因为他觉得跑也追不上B甲）而去练使绊子。信号枪一响，他飞出一脚横在B甲腿前，果然把B甲绊了一个马趔。结果，B甲与B乙都没能跑快，B丙得了第一。

见此情状，B乙在下次比赛时又改绊B丙。这样绊了几次，几个人都火了，眼睛也红了，也忘了是谁起的头了，互相都处心积虑地去暗算别人。

于是，B地的赛跑出现了奇观，信号枪一响，不见有人冲向前去，但见你绊我的腿，我抄你的拐子，以及搂腰的、拽裤腿的、扔石头子儿的，无奇不有，劈里啪啦，响过之后倒的倒，歪的歪，滚的滚，

爬的爬。谁也不用想走动一步,更不用说跑了。

体委某负责人见到这种情况,便因地制宜地加以疏导,建议 B 地暂停赛跑,改为开展摔跤与拳击比赛。欲知 B 地运动员是否在摔跤、拳击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,且听下回分解。

抢位子与空位子

有一个音乐大厅,上下三层共设有七千四百一十二个座位。这一天内部观摩,只发了四十张票,于是大厅管理人员宣布不对号,自由选坐。但这儿的人有一种习惯,老看着旁人的座位眼红,第一个入场的观众入门以后坐到了×排×号后,第二个人进去了,非让第一个人让开不可。第一个人不干。第三个人进来了,仗着自己块头大,一屁股就往第一个人身上坐。第一个一面喊叫一面挥拳,第二个人也去拉第三个人。这时第四个人也冲上来了,然后第五个、第六个,你挤我,我撵你,混战一团。最后音乐会宣布取消,四十个人又抢着在同一个时间走一个门,又是一番混战,结果致残五名,重伤二十六名,轻伤九名。

其实空位子多得很,出入口及太平门也很宽敞,即使块头大的那位先生需要一人坐五个座位,也没有什么困难。

不准倒垃圾

A地与B地开展卫生竞赛,特别是在清扫垃圾方面,两个地区的居民都花了很大力气,查卫生那一天,两地都是一尘不染,双双得了红旗。

为了巩固卫生成绩,A地负责人——简称A长,到处张贴布告:“此处严禁倒垃圾,违者重罚!”结果居民们端着垃圾桶绕地区三周而不可倒,便干脆乱扔乱倒。A长到处捉人罚款,于是居民们改为天黑以后偷着倒,深夜倒,黎明之前倒。结果是A长又累又气,狼狈不堪,而A地遍地垃圾。

B长只在一处贴了一张招贴:“此处可倒垃圾”,并且安排了集中清除这里的垃圾的办法。结果可以想象,除了那个指定的垃圾站外,哪儿也没有垃圾。